
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五十九

明 吴寛 撰

傳四首

侍郎黄公傳

公諱孔昭字世顯姓黄氏唐末有諱緒者為昭武鎮都監避亂自閩中徙家台之黄巖後其地割為太平故今為太平人所居洞山更數世族益大人稱洞黄曰與莊

有善行生禮遜號松塢尤邃于學以剛介好古聞鄉里禮遜生瑜兵部職方主事賢名甚著生公二世並以公貴贈南京工部右侍郎公年十四遭職方公與母夫人金氏相繼下世自京師扶柩返葬哀毀骨立人已謂黄氏有子既長執友建寧守賀泓知其賢舉為松溪訓導不果公歎曰士之出仕乃藉人舉薦耶慨然誓取科第以世其家樓居讀書刻若特甚至忘寢食及入邑學家貧乏資給而學益力遂中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第初

授工部屯田主事同官有貪污廢事者與公不合以計擠之無所得而公之名因起其人既被黜公獨署司事事悉舉而宿弊盡革時適議慈懿太后山陵公憤其事曰治葬吾職也亟草奏疏將上而朝廷竟從衆議乃已尋擢都水員外郎郎署無故例不得改調吏部以公賢而工官非宜特奏改文選命下皆以為宜後擢郎中公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之用才猶富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於平時斯可

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用之務使用之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旣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衆始服公之正凡在文選者十五年擢通政司右通政專清武職貼黄又三年始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時工役不息屢假私錢以給材用歲久多所逋負公至以

提舉等司隙地皆為豪强侵占奏復之以收其利公署毀于火且重建一新方漸革諸獘一如屯田時而公俄以疾卒矣享年六十四公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鄉人之仕其地者以尺帛來餽亦卻去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持百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然終不言其人其處公事必盡其力非特無私而已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至待宗族獨不計惜嘗以舊居悉讓其弟以女弟貧乏斥俸令養之

凡親友患難疾病必扶植乃已尤不妄交游故布政使陳公士賢今祭酒謝公鳴治皆鄉人之卓然者獨以道義相好若刑部侍郎林公一鶚既没念其子孱弱為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之後奉詔得薦舉異才以令應天府尹樊公廷璧福建按察僉事致仕章公德懋奏二人葢公素所賢者士論以為得人平生好學不倦公暇輙手一册日求古書多自校正更輯鄉里前輩文詞為赤城論諫録并赤城詩集板刻行世其所自著質實而

理勝有定軒集若干卷定軒者公之别號也娶淑人蔡
氏生子三俌工部營繕主事居官有父風次挺佐皆早
卒孫五紹繹綰約紒既卒朝廷遣官祭葬如卹典而綰
以例為國子生寬幸交公營繕君因以公平生為託乃
撰次如右而復論之曰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
葢兼六卿之事無所不掌者也後世特以選舉為務其
屬分任于下為部凡四其職可謂專矣而文選尤為要
秩使其人不賢雖有賢太宰不能獨治百官由之不得

其人此其所以為要也昔毛价仕魏為東曹掾所舉皆清正之士能以儉率人一時士皆以廉節自厲今觀公之為人蓋亦近之後雖超遷惜其卒以工官而去雖有知者薦為巳助而竟不用是可歎也夫价仕非其時君子惜之予聞正統間黄巖有李茂弘考功靜退有守君子人也其名至今不衰公嘗慕而稱之以追其遺風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是之謂歟然則公之子孫視此其能嗣公也哉

布政使陳公傳

公諱選字士賢姓陳氏台之臨海人也其先出東陽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元初徙僊居再徙臨海曾祖濬主祖泰生贈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父員韜為御史出巡福建活沙冦脅從者數萬人表然有名卒官福建右布政使後贈正奉大夫正治上卿娶夫人金氏以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公于台之文肅坊故第公少則沉靜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鄉先生陳僉憲璲游

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敝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自如為文平雅若不以詞尚而理致深密讀之有味識者已知其為德者之言也景泰元年以禮經中浙江鄉試天順四年會試第一人遂登進士第初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才識已著凡大獄當議者都御史必咨以取平出巡江西風紀大振雖不以刑法立威官吏相戒自不敢犯俄廣蠻流劫賴之龍南督兵勦捕遂平之歲滿還朝適憲宗嗣位向用言官益思獻納時有詞臣二

人嘗被謫調者將謀復用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竟沮其謀他所彈劾者尚多其人自是直名聞天下然亦為人所忌矣乃始出提學南畿至則以學者不務實行而競為浮華之文以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徧歷郡縣居宿學宫默然端坐以身為教至竟日不施扑刑第其文必以理勝為主且先令讀小學書暇輙習冠祭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或有過被責一言深自愧赧若無所容論者謂自廬陵孫先

生之後繼之者公而已秩滿擢河南按察司副使初治
軍政朝廷以公提學之善也復以命公公為教大率如
前日而充養益深中州學者皆自以為得師其氣象加
宏裕矣凡八年遷按察使父老素知公賢及是至自外
郡皆焚香迎拜道旁曰我輩有福矣公既視事首釋繫
囚為立約而去諸宿弊一切罷革專以簡易為治吏卒
斂手雖同官亦竦然謹畏未幾聞繼母沈夫人喪士民
爭泣送城外去而益思之有為肖象立祠者服除赴吏

部特擢廣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公念廣民疲困為除徭役罷和買備賑濟皆為惠養計數辨冤獄閩人賴亢壽等三十九人漁于海舟為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坐以通番罪其人以苦訊誣服又邑民劉馬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為盜公察其冤悉釋之尤不畏貴倖中官有弟冐為武職者逼娶寡婦為奪還之於是又有提督市舶司者倚進貢為奸利役戶苦於供需特為奏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

剌國使臣市舶利其貨不問公發其僞謂如不得已姑納其方物留其人即此賞勞庶免緣途供饋亦絶其後私通之弊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自甘州以獅子入貢將取廣南浮海還國云欲從滿剌加更市獅子公言此獸何用於世彼西域賈人為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安南諸處之笑國體所關甚非細故中官既蓄減役户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為沮抑怨益深乃誣奏公他事勘問者求事實不得必欲文致以罪竟逮公赴

京廣人數萬號泣擁留之公行至南昌以病卒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八故人張翰林廷祥為治歛具而歸其喪于家士大夫聞而悲之公立志以古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已求仁為要因以克菴自號讀書不資於文詞遇格言即手録于册以為力行之助而寤寐儒先特取宋史道學傳刻印以傳學者平生言若不出諸口視所當為者勇於為之不顧利害其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恕至于言動端莊

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身既貴顯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容至瓦甌疏食惟然無愧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牛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元配王氏贈孺人繼張氏皆有婦德子男四曰潘曰翼皆早卒曰戴曰慮二女孫男一女一戴賢而有父風初公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以充祀先周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遺貲舉田還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凡以行義也戴取而私

之獨無愧乎況治命又嘗俾勿廢此乎人謂公有子公没之明年今天子改元弘治庶政一新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為公理前事上言陳某清介正直有古人之節居官力為朝廷布宣德澤惟恐不至天下想望其風采冀其大用乃為小人誣陷以死當為昭雪下大臣議咸以沂言是宜復其官俾其家禮葬之為人臣激勸賴天子明聖即詔有司如所議行公之葬其知友祭酒謝公既為銘而工部侍郎黄公復為行述足以傳世矣寬念自

為諸生辱公知愛今幸承乏史氏可無紀載乃謹為公傳以歸于戴藏于家云

贊曰昔之大儒以道學名者其學必適於用如晦菴朱子尤可考見觀其撫民之方事上之道攻邪之論處變之才確然可法蓋必如是而後謂之道學也然當其時小人猶以偽學指目況後世乎夫後世迂腐矯誕之徒乃真其人顧以道學自處其誰許之如陳公之學適於用者如此顧其所立有過人者雖不以道學名而君子

則自許之若其罹讒謗遭禍患古之聖賢所不能免於公乎何損然則有感於世道者雖為公釋然可也

倪文毅公家傳

公諱岳字舜咨姓倪氏其先從宋南渡家于錢塘國初詔徙江浙諸省民實京師公之高祖啟在徙中故今為上元人自啟以下三世皆未顯至公之父謙在英宗之世始以進士及第入翰林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其配姚夫人夜夢

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子文僖以為嶽神所感也因名其子曰岳即公公生而瓌碩逈異常兒性更孝姚夫人没時年甫七歲居喪哀而盡禮弔客歎異幼即知向學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羣吏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為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文僖以翰林學士主順天府試為怨家中傷謫戍宣府公從行患難中學業益勤既長文僖擇日筮賓為行冠禮邊人環觀歎羨自是習行之天順壬

午以宣府學生鄉試中式甲申登進士第年二十一選
為庶吉士續學翰林預修英宗實録成化乙酉始授編
修實録成加俸一級先是文僖用詔恩復學士一時父
子同在翰林人以為榮後文僖擢南京禮部侍郎致仕
家居公乞歸省因過錢塘展墓還任乙未秩滿進侍讀
明年選充經筵講官於是文僖再起為尚書仍以疾致
仕公再乞歸侍竟遭喪服除還任適今上為皇太子講
學春宮詔輯文華大訓内閣大臣首以公名上壬寅書

成進學士甲辰充春宮講讀官丙午擢禮部右侍郎仍
命經筵進講弘治戊申爲令上即位改元之歲進左侍
郎癸丑拜尚書丙辰俄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部尚書
已未再改兵部賜敕參贊機務明年始名爲吏部尚書
兼太子少保如故公狀魁岸目光炯炯袍笏偉然望之
如神天資明睿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初在翰林凡考校
纂修綽有餘力每進講上前以古義附時事爲勸其言
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上屢屬目始有大用

意及在禮部遇事如素習無難易即治冡遇行大禮凡
載於儀注者既多賛相合禮若國朝自德祖以下九廟
已備及憲宗山陵禮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下禮
部集廷臣議或以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至太祖為
百世不遷之祖公以此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崇
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其意盖出於此國家自德祖以上莫推其世
則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

至太祖太宗爲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别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
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時又
有言孝穆太后當祔廟者復詔議之公言周之姜嫄爲
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
而魯頌閟宫之詩特見其名此别廟之明證也且唐宋
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孝穆神主宜於
奉先殿旁别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知禮者

皆以其言為然奏上詔悉從之二疏蓋皆出公手云時

今上初元慨然欲新庶政公與同官協心輔政首革淫

祠正神號將舉宿獘盡除之建言者因及孔廟從祀諸

賢亦宜改正公言漢儒專門六經轉相傳授煨燼之餘

賴以不墜其間諸儒立身不無可議能傳經之功自不

可泯故自唐以來列于從祀彼七十子名字載於遷史

已久又何必以區區臆見追論於千百年之後哉遂格

不行未幾尚書耿公自南京名至適以災異求言公偕

上七事又以八事繼之大率勸上躬節儉以先天下言今天下奢靡成俗財匱民窮惟從所好而已且天下之土地有限而宗室之分封益增百年後又將何以處之宜以時減殺又近歲額外設官頗濫凡所供給皆出於民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革公當以所當言者尚多不能專主爲恨及拜尚書適京師有大雨雹之變即上言天之告陛下至矣蓋變不虛生宜深求其故以回天意可也又勸上勤講學開言路黜奸貪進忠直止無功之

貲停不急之役番僧惑世以異術售不宜復名而來買人邀利以奇獸進宜卻而去故事四方奏報災異多不能數奏惟歲終一上至公次其日月先後援引經史為證言甚懇至欲上下同加修省不事虛文上嘉納之尤嚴度僧道之禁以為近世弊事莫甚於此有言及者輒闢之既以政事為已任士大夫爭推重其才然所以取怨於人者亦多矣在南京吏部奉詔考覈諸司人服其公明無異議者以災異疊見率諸公卿條奏二十事如

法祖宗謹好尚恤軍民選將帥積邊儲等事皆切於時後復以清寧宮災再以二十八事上詔皆下諸司著詳行之公既有才具部事益簡人以為不足為竟改任自永樂間遷都于北每以武臣一人有重望者留後而以兵部尚書共事故其責任視他部為重人以公為宜一時武備修舉軍民倚重相戒不敢犯法留都肅然於是上知公果可大用始有吏部之命公居常則能鑒别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退各當其才或言别白太過終

當名愍公不邮曰吾知冢宰之職當如是若諸末務不
喜紛更日昃退歸私第若無事者當廷議凡軍民利病
能究知其故正色侃侃言之衆亦惟公一言而定天下
想望其風采方以吏部得人賀而公以疾不起矣年五
十八疾革昏憒口喃喃猶及禦敵事葢時邊報方急也
索筆作書惟及朝政其徇國之心至死不已自幼事其
父與繼母郭夫人能盡子道友愛諸弟不以異母間其
恩意諸弟亦謹事之至于親戚故舊所以周邮之者尤

至平生馭下雖嚴然未嘗妄笞辱一人故人望其外若不可親其中心實厚也卒之日人莫不痛惜之上聞訃震悼特贈榮禄大夫少保謚文毅公娶盧氏生一子夭繼娶袁氏無子以弟阜之子霦為後霦蒙恩授中書舍人三弟阜登進士第今為工部郎中山闕澤中書舍人寬與公同朝三十年同在翰林同侍春宫頗知公乃因阜等之請為傳其平生藏于家

論曰國朝罷中書省專任六部治政事聖謨深遠超出

前古當時尤慎簡六部之長欲其練習庶務俾三歲更迭為之後既不行有缺止於轉遷而已百餘年來政事舉怠則存乎其人若其間或稍自振迅衆輙相顧而驚以為立異故東漢時在位者多清確謹畏循常襲故之人其獘必至取媚於時如胡伯始而後已如文毅公為人挺然任事不少還忌其亦有大臣之風者哉

白康敏公家傳

公諱昂字廷儀姓白氏常之武進人也少入縣學學業

精敏出同輩景泰丙子中鄉試明年天順丁丑遂登進
士第年始二十三耳時英宗初復位更新庶政重言官
之選明年擢公南京禮科給事中南京六科官不備設
其選尤重公初受職已有才名俄丁家艱甲申服滿改
刑科成化戊子轉左給事中辛卯進都給事中皆刑科
公以言責自任南京戶部尚書張鳳不法公劾奏鳳為
大臣不加之罪何以示戒有旨械至京已而釋之鳳雖
幸免而一時多公直憲宗初即位值邊警方急經筵輟

講公上言帝堯不以洪水之災而不明峻德太王不以
昆夷之侵而自殞厥問今日正皇上講學以爲修德之
助之時不宜宴安以隳聖德他日有黄霧之異又上言
六事皆當世要務其尤切者曰謹命令以全大信謂陛
下即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者不絶嘗罷織造矣而
織造者自如嘗禁權豪不得中鹽矣勢要不得求地矣
京城内外不得創造寺觀矣而皆不爲衰止願守大信
勿以親倖而易其度可也監察御史謝文祥以言事得

罪不可測公率同列救之謂文祥所言雖狂妄然為御史非出位而言且其心無他宜含容之以開言路疏入文祥得降用其餘獻納者尚多然公務持重不屑屑以小事論至于事干刑獄者得以參駁亦不瑣瑣摘抉人小疵故人皆稱公知大體而名益起壬辰擢應天府丞京民若差徭繁重多破家公至適署掌府事為定役法人稱均平至今用其法不變乙未擢南京大理寺少卿辛丑進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奉敕兼管操江仍巡

捕沿江盜賊時有劉通者與其黨操舟販鹽并行刧奪
出没江海間勢熾甚公調士卒追捕至太倉分兵截其
要路知通窘迫示以威信諭以禍福謂如自首服許以
不死通知公長者遂挺身來歸叩頭感泣公戒諭已仍
縱之歸通即率其黨以降特械通至京凡脅從者悉釋
不問事平公復奏沿江要害守備等官遇有警當互相
應援又請降關防印記以便行事皆從之未幾陞本院
右副都御史尋掌院事丁未陞南京兵部左侍郎奉敕

修鳳陽皇陵并白塔壽春諸墳時當荒歉衆以興大役不堪公均工節用勞心調度越二年功遂畢與初計省其半以其餘財仍行賑䘏民反獲濟今上之二年為弘治已酉河決金龍口漕運多阻召公往治改户部左侍郎公奏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從行始至河南相度水勢慮水復趨張秋發卒數萬自陽武封邱祥符蘭陽儀封數縣築長堤捍之遂導河自中牟決口至尉氏下潁州經塗山合淮水入海又修汴堤令高廣如一上樹萬柳

使不崩頽又浚宿洲古睢河入運道以分徐州之勢又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之勢又自魚臺歴徳州至呉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黄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於是河竟不為害而漕運獲濟公又見高郵之甓社湖風浪倏作多覆舟或舟觸岸輒壞議即其東一二里開複湖以避其患河成舟安行無險名其河曰康濟人思公恵别名白公隄治水事竣改刑部侍郎辛

亥署掌都察院事遂陞右都御史嘗言風憲官為朝廷耳目凡巡行一道當詢屬吏賢否之狀上于吏部及本院部院據其詞以行黜陟且以所上之虛實為御史之黜陟庶幾各得其實而人有所勸懲也又天下軍衛士卒消耗宜預覈尺籍之數畀清軍御史使按籍搜考以絕埋没諸弊又天下奏報災傷荒歉反戾上不知國計之當儲下不知民隱之當䘏由有司以其地潤遠可以欺謾之故宜令御史須遣人踏勘田土高下之則造為

圖冊設有水旱可據此以蠲稅糧而里胥無所容其奸也御史李興巡按陜西以酷刑處死無敢為言者公曰興為吾屬豈可避嫌而不為一言乎乃率衆大臣上言興之暴固可罪然非殺無罪者今以死處興設有故勘故殺者又將何以加之奏上興得免死癸亥陞刑部尚書公心素厚斷獄不苛嘗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和乎數諭屬吏以人命至重尤當謹重獄故冤抑者既多平反其可矜疑者亦多從末減每以律為萬世之法條

例為一時之宜令吏得為奸皆條例繁冗之故因詳定為若干條奏上頒行內外而奸弊始少甲寅尚書一考加太子少保戊午東宮出閣進太子太保積階至光禄大夫勲至柱國以其官贈曾祖均禮祖思恭父珂並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曾祖妣錢氏祖妣蔣氏妣鄭氏王氏並贈一品夫人配蔣氏封一品夫人公居官四十年勤勞不倦濟以精力事至輙辦及決大事往往以從容數言裁定多不失正其待人氣溫色愉言

出如恐傷之下至輿皁有過未嘗輕加笞辱屬吏以公事獲罪必爲掩覆營救得免乃已人以急難來告如切於身所以排解之者尤盡其力故感其恩者不特鄉里親友而已公官三品時其弟昇早世以其遺孤𡌴奏爲太學生嘗置義田立義學凡族人之貧而幼稚者以養以教皆得其所其厚於宗族又如此今上知公德寵遇甚厚屢有金織文綺之賜或病在告輒遣御醫診視并遣中貴人賜以酒饌等物庚申以星變再上疏引咎避

位情甚懇切上不得已允之特進太子太傅致仕馳驛而歸令有司舉優老之典仍賜璽書所以襃美之者尤重及行士大夫傾朝祖送人以為榮公三子埈圻坊皆孝預作園池以待公歸公至家日與親友極登臨游泛之樂入夜飲宴略無衰憊之態於是蔣夫人年亦高矣與公偕老堂上旦夕子孫率諸婦羅列階下稱觴為壽大江之南論福履之厚無踰公者公卒年六十八上聞訃悼惜為輟視朝一日贈太保謚康敏遣有司諭祭者

九仍命治葬於某處新塋惟白氏之先為河南人從宋
南渡占籍武進歲久為大族近代自公伯父瑜為禮科
給事中父珂為大冶教諭漸顯于時及公官益顯子弟
宗族奮起連取科第至數人皆為顯官諸孫又皆秀而
可望故鄉里論仕宦之盛又無踰白氏者
論曰世之登科第而進者累數百人莫不英偉踔厲言
論風生自以為一世不足為考其平生往往蹶蹩顛蹶
而止求其後以功名富貴而終者特一二耳而此一二

人者觀其在位多寛綽厚重含垢納汚不皦皦以自高不沾沾而自喜渾然若無能之人曾不為新進少年之所與孰知他日任重道逺以建國家大事者則此所謂無能之人耳故甞論常之先達若胡忠安公其一人也白公繼起其後功名富貴考終于家與之畧等可不謂鉅人長者乎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有容德乃大公其人矣

家藏集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六十至六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賈鋏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周雲翮

謄錄監生臣金垍

家藏集卷六十

明 吴寛 撰

墓誌銘八首 生壙誌一首

閶丘賓用墓誌銘

天順六年夏五賓用遘疾藥而愈愈而復作如是者數四勢浸劇君知不可為即却藥俟絶言談如平時數日死君嘗力疾業堂他日欲奉親讀書其中至是其父撫

柩大慟曰堂兒所築者曾不得一日居悲夫其殯于此寬與君相好非直以表凡弟也亟往哭之且為之說曰仁者不必壽世有是言君年四十三耳豈非信歟而又言仁者必有後君娶妻更二三妾然生男輙夭死徒有三女子在此又何邪失之此者幸得之彼奈何君獨兩失之邪豈所謂仁者君非其人邪君事父母甚力於其有憂必致之樂乃巳女凡贅于家生女復贅與之處歟然人不知其家之三姓友人陳公輔死而家貧甚為之

歛且葬歲必一持酒肴祭墓下其行多此類謂君非仁
者疇諾哉然則君之致此吾無從考也前葬其甥周京
為狀乞銘予既為訊以信其死而深疑其無後以傳乃
復叙次其事而銘之實用字也諱觀姓閭丘氏蘇之長
洲人其先有諱孝終者宋元豐間仕至朝議大夫黄州
守曾祖叔莊祖公望父廷端皆不仕娶同縣徐氏生女
皆幼仲許適張祼君為人修謹好義是非取舍不肯苟
隨人尤慎交交則不變身雖混居市廛其高曠靜約榮

利漠然處山林者未必如也少好學長益喜習書攻詩詩平實有理致所著有井蛙藳若干卷書得晉人筆意君眇一目人謂其以疾故不仕非也年未四十髮已種種甞自恠其蚤衰然不意即死矣死之日為天順七年閏月某日又以明年某月日從母顧氏柩葬天平山之原於是其母先卒六月矣銘曰

生不壽死不後人之自取邪數之不偶也晉陸士衡唐孟東野君兼其人于千載下我為之銘豈曰知者

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張君墓誌銘

於乎人惟無志與材以見于世而槁死林下死者固無憾生者亦不之惜也或有志鬱而獲信材閟而及試於是而死則死者生者亦何足憾且惜乎乃若吾友惟善之死志方信而倏鬱材將試而卒閟此不惟惟善之目不瞑凡為其姻戚僚友莫不為之扼腕太息而流涕也君諱倩字惟善姓張氏其先為汴人隨宋南渡家于蘇遂為蘇之長洲人曾祖祐之祖士達父明遠皆不仕君

弱冠入郡學即知黜華向實卓然出諸生治尚書景泰四年中應天府鄉試三舉進士輒中乙牓得學官輒辭不就居太學掃一室讀書朝暮虀鹽蕭然一寒士而君益自刻厲久之從夏官卿掌奏疏居一歳謁選吏部考君才可用奏理南京都察院刑六閲月刑無煩類都御史高公才之以其名上成化二年三月即拜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泱辰將取道還家為母吴夫人壽一夕暴卒閏月乙亥也年四十一友人鄉貢進士查君文外凡

太常典簿李君浩相與殮之官為給舟載其柩還其凡
佐與其二子以四月庚子葬君于吳山先塋之次君為
人謹謹不少放剛簡端慤而有廉隅善事親與人交篤
而不汎配錢氏故大寧都司斷事某之女子男曰謨曰
訓女長適朱存理次許適徐季華次尚幼自君初登貴
仕即死不識者亦有噫嘻聲夫祿位庸者所恃以為榮
者也君之志固不在是予之所以惜君者亦果在是乎
系之以銘曰

木産于地封之艱溉之不易尋斧縱馬亜成罷飄風抜之匪材自棄嗟嗟張君無乃類人不勝天奚足異

陳府君墓誌銘

陳氏故河南人宋南遷從之家于蘇遂為呉縣人世業醫其陰有徳于人葢巳久矣至君之凡少保信敏公既以重望曠度為天子寵任而君之弟鑄復以子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一時陳氏貴顯遂為呉中仕宦家之冠君時處伯仲間畧不以門地驕人縮首斂足語出恂恂

其抑畏反居寒士下故鄉里稱厚德者必曰陳君陳君云君諱錡字有容叔父季玉無子以父命為之後母朱氏老而無依嘗迎養于家君以其事父者事叔父而季玉之祀不絶以其事母者事外母而朱氏之意甚適也永樂初父被名為太醫院醫士君懼其老弗勝勞請以巳代久之父没居憂制以疾遂不上成化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七終曾祖德卿祖均錫父孟玉皆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高

氏繼孫氏皆贈一品夫人娶夏氏繼劉氏子男五人倬
倩佾佖佩女二人長適莊信次許適傅奎孫男十二人
女四人以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吳山之先塋前葬
其弟御史君率倬等哭再拜持狀乞銘予於君為里人
頗知君不可辭無銘銘曰
於維陳氏世有潛德自汴徂吳久晦其蹟維僖敏公為
時名臣寵禄之來萃于一門小人施施孰不憑藉君方
退然自持愈下維葬有銘可考不誣以媿小人以慰諸

孤

山陰田處士墓誌銘

成化庚寅六月一日山陰田處士卒享年八十有三以明年當卒之月日葬于邑亭山先塋之次初處士之疾病也屬其子敬曰吾即死唯吾所輯喪儀是行百凡葬具寧薄毋厚唯刻石誌墓古人所不廢者汝其圖之至是敬使其甥吳瓛走南京持狀謁予再拜以請予以不知處士辭而監丞徐先生懇懇道處士之賢於予先生

處士之邑人也予信其言且嘉處士之能不亂其命而其子之能從之也卒諾之按狀田之先蜀人也宋有諱奕者仕為右正言從高宗避金人之難從家臨安四世孫起居郎昭再徙會稽昭生榮榮生茂義茂義生忠始籍山陰而娶于朱生處士諱亨字時泰别號勿菴少失怙奉其母得子道甚母没哀毁踰禮人多稱之其治家尚嚴肅而尤以信義服其鄉鄉人有爭辯者待處士一言而定至於憸人悍夫望見處士於道皆為之趨避不

暇或者比之王烈馬平居坐一室端然終日如對大賓則有修敬之扁富而能貧服用貶損如小家謂奢之有害也則有貧富相因之圖雅好禮歲祀先必宿齋戒而儀物兩備患流俗之瀆其先也則有闢紙錢之說其治喪斥去浮屠氏法而一惟儒者又以繁文末節之不足行也則有簡易喪儀之書他言行之可書者尤多不能載故邑中推數好古而知禮者必及處士處士初歲績學期以表見于世既不果則一意治家正俗欲追古善

士而及之逮其晚節益有高致作翠拱之樓以居彈琴賦詩若無與於世者常偕里中遺老十人結清閒之會月為一集蓋有洛社之遺風云處士元配楊氏繼王氏子男一人即敬女二人適吳麟錢侃孫男三人曰阜曰寅曰宣宣為郡庠生銘曰

有以裨乎世奚庸推而仕也有以傳於人奚庸愧乎死也夷考其行於今之世而見古之士也嗚呼若人而今則亡徒見亭山之下有封若堂也而采蕺之麓泰望之

峯翩然白雲泠然清風彷彿乎嵬氣之之乎其中也

正義處士墓誌

己丑歲予舉進士不第識烏傷王允達于國學予問允達嘗所友者則首以浦江鄭仕信對且曰仕信以國子家居且來矣其年冬予與允達偶出步真珠溪之滸見有騎而從兩僕來者允達遥指而笑曰此非吾所謂鄭仕信耶趨而迎之果然仕信亦止騎從拂黄埃須眉間執允達手語道上予亦顧見仕信者見之一如平生懽

自是予三人者交好甚誦習暇輒相過從坐如冉足然他日仕信獨過予予迓之門視其色若有隱憂者私怪之而難乎問有頃始起而言曰璽之父之棄諸孤歲星八周矣當下窆時墓石且礱而求其執筆者不得吾凡弟私計之以為寧緩勿苟恐為吾父羞茲璽獲投分于子能忘情於璽乎則應曰君之欲銘其先人意蓋在文筆也予念束髮時即嘗讀麐溪集集間他文辭之載弗暇論如沖素府君之葬晏朝請銘藍山府君之葬方承

事銘青田府君之葬黄文獻銘奉議君貞孝處士則歐陽文公宋太史亦皆有銘顧予何人而使與於斯恐不獨羞先人且恐為諸先哲羞予方告辭仕信耳若無聞而首已至地矣予曰無已取事狀視遂出諸袖中葢允達所製也予疾讀一過曰君家家規百餘條先君子動率與之合可謂賢子弟矣然在鄭氏則常日事也奚庸書至飯飢殯死娶貧凡數十事可謂長者矣然亦鄭氏常事也又奚庸書其非常事者惟曰正統間有寇難寇

退能修復舊業完其家者可書又曰天順初火起于家以家廟籲天而熄及火復作廟卒無恙可書以二者可書惜予文筆疎陋不能昭之闡之也若夫鄭自沖素以下世德焯然史于國誌于郡乘于家者甚備又不假書雖然君必欲書之敢弗書乃書曰明故正義處士諱旭字允初曰正義者鄉之易名鄭本出滎陽累遷至浦江之白麟溪天下所謂義門者也曾祖銘祖得金華税令父棣嫡母張母姚處士娶陳生四男瓖瑯琥璽一女適

國子生戴廷用男孫七冑慶錈鎬鎧錞鉞女孫三其二適李鑌戴璠其一尚㓜處士卒于天順甲申三月七日春秋七十有四以歲之十二月六日葬其邑松林先塋之右

解元賀君墓誌銘

始君自吳中來就試京師其狀貌羸然望之可驚予掃一室使治其病數日病轉劇則為書報其家其兄慈冀得一見也不一月疾馳四千里而來則君已死矣且死

神思愈清謂予曰吾不可以執筆為我書所以告吾父者予諾之抵夜促書已具顧其子放姪收曰其善藏之頃之翛然而逝嗚呼惜哉君諱恩字其榮姓賀氏其先蜀人也後徙于吴曾祖公宣大理寺評事祖宗振父美之皆業儒不仕母曰王氏自君為童子時用其父教力學不少懈既游郡校治易得其義而止未嘗曲為之說下筆平易謹密皆可誦也成化四年舉于鄉第一明年例試禮部以病不果後凡三試輙屈然其業益精名益

完嘗入太學祭酒司業期待者甚至與同舍生講業皆推讓之以為不可及家居學者爭集其門終日懇懇不厭指教去而取科第者凡若干人遂以易師稱吳中為人喜辯說是非無所徇于人人以其中無它也亦無怨惡之者至其事父凡孝友教子弟嚴而有法其可稱者多矣君初以凡之子放為子後得子曰改女一人皆幼其娶吳氏也生于正統巳未七月十二日卒于成化癸卯十月三日年四十五其凡慈載其柩將以明年十月

三日還葬于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先塋予固與君厚者不能無一言以相其役也竊觀君之死公卿大夫雖不識君者皆惜之其識者尤悲悼之所以得此于人者非以君宜有爵位而不及致故邪然彼徒有之者而人方幸其死則人寧得乎名邪得乎爵位邪況彼亦終死而同歸于盡邪因書此以慰其父凡子弟之哀亦以自慰云爾為之銘曰

抱美玉兮來售歷長路兮止息方握手兮勞苦倏舍予

兮誰即形慘慘兮魂沉沉藐二稚兮在吾側豈乘風而反旆戀吳山以為宅嗟死者之紛紛奚名譽之藉藉維好修而有文宛其人兮如存才可用兮自致命在天兮嘗聞君維安此兮無怨見臨絕之云云竊獨怪其不瞑豈平生乖願乎榮親命無往而不在安斯擴兮尚永閟乎千載

湖廣荊門州知州徐君墓誌銘

徐世家江陰之梧塍君之曾大父曰均平有隱德大父

曰本中嘗以人材徵未仕而没後朝廷追旌其墓曰義民父曰景南疏財尚義獲受官服其娶孔氏而君所生母馬氏也君諱泰字士亨以避先諱更字大同幼與其凡惟正受父訓學業不少縱惟正嘗一出為中書舍人而君從鄉校貢入太學文名在六館間籍甚既乃應天府鄉試時主試則學士劉公儼也居君首選人以為宜或有以私故獨謂所取士非公者請覆試于上不可乃即禁中特試前列五人文成皆稱所第名而君尤以

富嫌於人其事益白於是士論翕然歸劉公至没而得謚文介亦以此其後再試禮部輒中式有司嫌君輒棄去人爭惜之久而歷政憲臺以能明法律例有御史之擢復以嫌不果竟授黄之羅田令初至官謂為政當先足食否則教未可施乃數訓民務農凡貧無牛種者輒給與之更立義倉以為儲蓄之計已而歲大侵遂發粟賑民不足則下勸分之令且作饘粥以食羸弱不能行者一時恵及鄰邑所全活不可勝計先時民多論財嫁

娶君禁之使必以時民有其後將絶以貧故出繼他姓者為贖還其家富民買田或不納税税遺貧户至六百石有奇者徵迫殆死為發其奸得免君居官尤廉每斥所當得公錢市粟以備飢歲其服食百需一取給於家而已時有但飲羅田水之稱於是黄人爭欲得君守郡兩司為具疏聞于朝遂擢知荆門然非黄人所望也去任之日爭送之郊悽然不忍舍荆門號難治君治有餘力州幾無事部使者才之會夷陵有疑獄數年矣乃檄

君往讞讞之即決其明敏如此三年有鳩來巢於廳事之梁人以為善政所致相與歌之俄遭孔孺人喪歸再遭父喪以生不能榮及其親為痛與其凡竭力治葬人憐其孝服除荊門父老數輩詣闕奏願復得徐知州疏下吏部從之君在任歷五月矻矻理獘政疾作即不可治卒之日成化十五年十月丙午也年五十一君襟度潤達遇義事敢為綽有父風與其凡處相友愛甚篤家產故厚能身率族人以儉教子姪學必勤苦已而遂有

取科第者實自君啓之性善吟詠有生白生詩藁藏于家生白者其所自號也君初娶同邑趙氏處士時顯之女再娶海虞章氏國子助教儀之女男二曰元㲄曰元敉出側室王氏顧氏女五其壻曰華頵陸節周祥熊夏瀫夏玦至是君之喪歸自荆門卜卒後之三年正月壬申葬于所居東三里許馬鎮村福昌里之原其凡惟正以予嘗交君前葬具書以下户部之狀來請銘為之銘曰

才莫不宜而止於斯古亦有言止或尼之嗟世之人多以禄仕仕不以禄君也盡瘁簿書錢穀莫匪為民寧身之詘而民之信豈徒詘焉又奪之年惟此銘文庶永其傳

宿田翁生壙誌

成化丙午翁年六十有六曰吾老矣一旦即病不起何如盍豫備所以藏吾身者於是治棺棺成又曰盍豫備所以藏吾棺者於是治壙壙成又曰他日子孫必求誌

吾墓者其或失之誣乎則以書來京師請於予曰吾故韓氏孤童也昔先祖院判府君遺命祖妣倪安人俾為伯父府君後時既幼無知識頼先母張孺人撫育之如已生而叔父府君更憐之稍長則為擇配以家世業醫也命從從凡梅窗先生學早夜肄習亦既勤矣葢吾之於醫雖不能過人然於治病未嘗不盡吾心或不可治雖有厚利直謝却之使更他醫而已惟吾性禀介直與世多忤故兩以醫薦皆沮于人且愚不逆詐至于𮎳槖

梼然此皆區區置之不足道也獨念吾母張孺人守節歲久嘗言于有司蒙恩旌表以少酬所以撫育吾者他如修祠堂必謹祀事以奉先世置墓田必立條約以示後人此則不敢不勉焉者今而且老惟上下山水與名人勝士杯酒嘯詠以韋布終其身焉吾有子曰金曩嘗侍外舅張御醫先生于京師先生高於醫者得盡傳其秘為知者薦授崇王府良醫而吾晚年卒賴其禄養比又為吾入粟賑飢有章服之榮此固非吾所望然念其

孝不忍違也吾娶張氏能守婦道不幸先卒有子四人長即金次鋆次鎏次鏊鏊庶出也女六人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張氏卒時以先墓在城西者隘始卜葬雅宜山鳳字號而虛其右以俟吾今所治壙即其地也吾平生大畧如此惟託斯文之雅及吾生存以一言記之幸甚予與翁别又數年矣嘗見其年壯氣盛時好面折人過論事侃侃無所畏忌及漸老癯然一醫吏謹厚靜默可親令得其書其言真率不妄如此視彼好自誇詡而

考其行無一副者豈不賢甚矣哉於是誌之韓之先出安陽爲宋魏國忠獻王之裔世有顯者至國初有曰復陽先生始精於醫傳其子曰公望隱居不仕曰公茂公達並以醫事太宗文皇帝最見寵遇公達生三子曰伯濟伯廣伯尚伯廣娶駙氏生翁而爲伯濟後伯尚實教而成立之其名襄字克贊宿田其别號也以永樂辛丑十月九日生壙成於丙午某月某日明年七月十日誌

進士卞君墓誌銘

今年夏有傳寅之死者予不之信或曰子何以不信寅之死予曰寅之淳謹人也無暴氣無刻行如是而又當盛年固無死理曰無死理不有死命乎居數日有自南來者曰寅之殮矣殯矣吾且臨其喪矣則歎曰噫嘻寅之其果死於命耶方謀與諸同年為文祭之以寫其哀而寅之之凡退之適遣使來京師持鄉進士翟舜民之狀乞予銘墓且自為書遺予予既進使者問寅之之所以病且死故既乃發其書考其狀而叙之曰寅之諱謹

姓卞氏常之武進人父曰庭蘭生六子寅之其次子也
為人蘭其清玉其潔而衣冠楚楚眉目如畫出入家庭
庠序間於父凡師友之情最深也父嘗以誣被拘寅之
憂甚日則躬操飲食進之獄中僮僕請代其勞不聽異
毋凡諒蚤世家人少之謂喪禮宜殺寅之執益盡此皆
其幼時事為宗黨所稱道者既長益好學從良師受三
禮探索辨難專門禮經者不能屈至為程文務抑其詞
使與理稱成化七年以邑學生舉應天府秋試主司令

楊學士徐侍講爭竒其文擢魁其經八年春遂中禮部試廷試復在高等天子賜之進士出身故事進士不即授政第使從有司觀之寅之得兵部謹飭如諸生名盜起部中會有大臣死者朝命董葬事南行經齊魯時適東方大旱民餓疫者相枕藉寅之感焉行次房村疾大作兼程抵家見其母若凡弟疾少愈一日容名其弟詮譯等謂曰為我治棺衾皆怪之翼日竟不起九年五月五日也年甫二十九死之後發其篋得奏章一通言東

方事宜所以區畫其荒政水利者甚備見者益悲其用
世之志云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其先塋寅之娶徐氏
生一男二女卞為浙右名族予嘗為寅之誌其弟誠之
墓頗著其家世矣兹故不復載銘曰
膏其軸適于陸折其輹車則覆嗟哉寅之命何蹙

家藏集卷六十

家藏集卷六十一

明 吴寛 撰

墓誌銘一十首　壽藏銘一首

前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陳公墓誌銘

今上之五年擢國子祭酒邢公為禮部侍郎而以翰林侍讀學士陳公代之公上疏辭不獲則就職一時僚屬生徒皆自以為得人公為人師莊重簡默於教條重改

吏特持成規御人度使可守而已至簿書錢穀之事一付主者務攬大綱不瑣瑣問出入曰吾職不在是也故事國子師生月給錢若干為飲食費然以事去不及給者則貯為公錢用之葢吏數祭酒皆然至邢公繼之頗以法繩人人始有怨言及既擢去或欲誣其以公錢入已者且及公公置之殊不以為意事遂上聞詔大臣雜治邢公對簿力辨公歎曰吾官至國子師尊嚴矣安能對刀筆吏掉口舌乎不吐一詞竟服時適有從中醖釀

之者獄詞上備皆坐除名於是諸生數百人詣闕上章為公訴誣枉不報士論究之其有志世道者則以朝廷一旦辱二大臣去之如反覆手又為國體惜之也公既免官家居言笑如昨日將治裝南還不幸而疾作矣遂以七年九月乙酉卒于崇文街里第年五十七夫人錢氏護柩歸葬吳縣伏龍山之先塋實九年二月壬申也公諱鑑字緝熙世本嘉興商氏元季之亂曾大父賓避地長洲之周莊冒氏陳大父諱某父諱潤贈翰林編修

公生方幼稚編修君謫戍蓋州道京師遺公故人范叔瓚家稍長去從王太卿一居為老氏學非其志也然公少有髙資竊好儒家言能通其說下筆為文章輒有奇氣他日以事如浙東市書盈篋而歸晝夜誦習卒棄其學而歸於儒以其餘力治進士業正統九年中順天府鄉試第二人明年禮部中乙牓不就入國子為李忠文公弟子文名益起忠文奇之十三年中會試十八人廷試擢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景泰元年代祀北鎮

醫巫閭山還充經筵講官七年遷修撰英宗復位奉使
朝鮮天順四年同考試禮部明年預修大明一統志尋
選充東宮講官六年主順天府鄉試丁母太孺人沈氏
憂服除遷侍讀修英宗實録成進侍讀學士成化四年
主應天府鄉試明年奉詔教庶吉士翰林未幾國子之
命下矣公為人容貌岸然望之若不可親及就而聆其
言論藹如也人有善喜為之稱道其不善者亦疾之如
仇故卒以此得禍少罹患難家室蕩然能以孱弱自樹

立及登第得官而編修君没戍所久矣間因東使代祀便道函其父骨歸而逆母太孺人養之於官既而得旨賜歸葬其父于鄉母子同入里門卒完其家室而加光大之人以為難公事太孺人孝而盡禮太孺人卒居喪三年不食肉不内處不酬應文事時朝廷方修實録嚴有詔起公公上章求終制不允章再上懇求允之平居無聲色之好好止藏書幷古書畫器物而已朝鮮嘗因公來使以妓女侍公詩却之夷人敬歎至版刻其投贈

諸詩行于國中其爲文才贍而氣完所著號方菴集凡若干卷善筆札至臨模古人真蹟殆不可辨配錢氏封孺人賢而有内助功公無子子弟之子渁先卒三女長適湯壁次適范輪次許適丘某而夭孫男一人曰柢公之葬蘇守鄱陽丘侯時雍實經紀之而墓銘顧未之刻寛則有罪焉蓋寛少游於公之門公不以其不肖每與進之今幸竊科第入翰林而公既不見則聞公之葬獨無一言以下慰於九泉乎爲之銘曰

得喪糾紛有萬其狀自我得之或以人喪我力可為人
不可知終焉面目求無靦而公則其人進退甚適公議
未亡則我籍籍此究可置彼惜孔多歸全一丘其如公
何

先考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府君墓誌

府君諱融字孟融姓吳氏蘇之長洲東吳上鄉人自高
曾以來代有隱德父曰壽宗尤以淳篤稱生值元季逮
國初能晦匿自全娶同邑韓氏年五十始生府君時洪

武巳卯二月甲寅也府君幼則端確兼多智識如鉅人
性至孝父嘗有疾以童子徒步入西山汲澗泉煑藥以
進稍長即善治生父曰吾晚得子而子能自立如此固
先世之德之致也喜而特祀告之府君既孤年甫十四
自顧無他兄弟卓然以門戶自任當是時所居城東遭
世多故隣之死徙者殆盡既荒落不可居乃徙今集祥
里依從母之夫顧執中氏顧方以貲雄里中久而家漸
衰執中且病呼府君告曰吾視諸子鮮克承家者吾即

死惟是舍宇勿為他人有也府君泣而諾之及執中没府君厚與之直而仍居其子不使他適迄今葢五十餘年府君既以勤儉謹畏拓其家以大而城東舊業然未嘗一日敢忘而不經理之晚歲益種樹結屋為終老之圖因自號東莊翁及孫寛忝科第入翰林為修撰以其官封府君階儒林郎然不幸命下則既遘病矣卒以成化乙未八月戊子年七十有七娶居氏繼張氏繼王氏皆封安人子男三曰宗曰寛曰宣女四適沈鏓周諤

沈綬王節周氏女先卒孫男四曰奎曰奫曰奕曰福孫
女二長適夏靖先卒次許適徐美中曾孫男一曰俊章
女一以辛之年十二月甲申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花
園山之先塋初寬居京師聞府君病凡再上章始賜歸
省未至家之七日而凶問至寬哀號悲恨痛徹心骨聲
容如存聞見無及日月有時敢次叙平生大畧刻石納
之幽堂若夫府君之德所以積于躬見于事庇于子孫
推及于親戚鄉郚者當求諸名筆表于墓道寬悲哀昏

憒不能悉書也嗚呼痛哉孤寬謹誌

奉議大夫宗人府經歴麗君墓誌銘

宗人府所設官有令有正皆極品然未甞授其人常以駙馬都尉一人之尊貴者署其事其屬有經歴亦必有清望之士乃授葢慎之也麗君朝儀以沔陽守滿考特擢為之君靜厚人也言動不躁且負才具足以有為始至府中覩廨宇傾圮葺之如新人莫知其費之所出顧所掌自皇族譜牒冊籍之外更無所事又府署深遠終

日寂然如山林間吏卒闔户晝寢而君益閒散無以施
其才歲餘病作竟卒實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享年若干君諱理字朝儀其先山西大同人曾祖福忠
謫戍北平又徙太倉故今為太倉人祖景仁考仲禮仲
禮娶某氏生君始遣君入衛學為儒生君能自奮勵以
天順某年遂登應天府鄉試既而試禮部輒不中始仕
為泗陽泗陽大州號難治惡少年往往白晝肆剽掠莫
敢何問君始至擒其首惡者一二治之餘皆斂蹟屬縣

景陵有巨奸相聚陰持吏短長起滅詞訟其黨有一太歲十虎三彪之號亦皆就擒死獄中他日盜聚竹林灣勢張甚捕者皆空還君出其不意以小舟直抵其巢穴盜相顧驚曰太守來矣遂奔散獲二十餘人寘之法州境遂寧巡撫都御史劉公敷特旌其功以勵衆州既稱治君乃料戶口以均徭役作溝渠以備旱澇行之悉有法至今人思之蓋君為州如此可不謂負才具足以有為者耶君娶陸氏子男一人皚女三人孫男一人皚將

扶櫬南還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大倉殷岡門外以予嘗知君奉王翰林濟之之狀謁拜乞銘予以知君晩爲辭而皚不舍也銘曰

位則不早才無所施尚有遺愛與沔水東馳嗟君子兮藏于斯

甌寧童府君墓誌銘

童爲閩世家其先蓋出晉車騎將軍牧之至唐有避亂由廣陵來者始居甌寧之西鄜鄉遂稱西鄜童氏在宋

曰蜚卿朱文公門人也著述甚富自是子孫以儒業相承而族益大元末曰瑛者率鄉兵拒偽漢陳氏入國朝論功授官瑛生文貞文貞生衡衡娶楊文敏公女弟生府君少則醇良既長寡言慎行與物無忤事父祖與繼母吳盡孝父沒事叔父而孝不替至與兄弟及諸子處友愛慈厚家庭間盎然也童既大族君待其族人凡親疎賢愚一以恩意其居鄉謙謹人皆愛重之或有忿爭以一言諭之輒服歲飢出粟賑貸不責其必償其後朝

廷令有司行勸分之令君首奉詔始授承事郎非君所
望也君少好學而舅氏又貴顯于朝力足以薦人君時
雖尚少然不肯依附以取仕宦教其子宜以科第出用
子欽竟登鄉貢而君則不及見矣既七年欽赴試禮部
始持其友滕行人祐之狀來乞銘且出其家乘一編相
示則自唐宋以来至于國朝名人之文詞皆在予愧乎
其請也顧欽之意懇懇乃為書其事行之槩畀之刻于
墓上君諱詡字士敏號恬齋以永樂丙申十月二十五

日生成化辛丑四月二日卒享年六十娶吴氏先十二年卒子男六人曰俞曰欽曰佐曰中曰康曰鉞女五人長適朱燫次適朱燿皆文公十世孫次適建寧左衛指揮張淵次適江楫孫男十人曰輔曰輗曰軌曰轍曰軾曰�曰晏曰誠曰策女九人以卒之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于其鄉泰山之原而銘之則丁未之三月十二日也銘曰

閩有名族初則以儒視其篋中纍纍遺書問孰保兹惟

士敏甫其在里居亦不怍俯視其後人振振何多況也有人已掇鄉科有施必報尚在他日藏兹山丘其固其容

鴻臚寺主簿何君墓誌銘

鴻臚寺主簿何君去其家十年以例乞歸省既得旨行至半道聞母孫氏喪哀痛不食者纍日及抵家而疾作竟卒成化二十年十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七其子棹自太學亟歸將以明年十一月十三日葬君於泰興縣

永豐之原謁予請銘予辭焉其請益至蓋既久始克為之君諱嵩字與瞻姓何氏世為泰興人其先有諱某者以好義聞鄉里君之高祖也曾祖彥清祖伯舟父晳晳娶呂氏生君兄弟三人君最幼以父命為伯父顥子為人美風儀而績文學道汲汲如不及初不欲仕日之田間課農勤苦甚栗輒倍收然農事暇未嘗廢學也嘗至京師高文懿公以鄉里故與語奇之文懿時在館閣欲薦君可用力辭乃已既歸愈益敦行時都御史王公竑

巡撫淮揚今南京兵部尚書王公恕為揚守二公世所
謂偉人相與論郡內士必及君他日兵部行縣遂造君
之廬其見敬禮如此後君以事再入京師竟用知者薦
授鴻臚寺序班秩滿陞主簿居官默默非所樂也君性
孝友事所後父若母一如所生二兄相繼没以痛哭故
致疾其學務博覽尤熟於史上下數千載事能記憶不
遺若佛老之教非特不信亦不一窺其說也然君平生
惟不為奇絕可駭之行故其名譽不出於鄉而予亦不

知君及觀當世二三名臣所以待君者則其為人可知也且狀為進士儲君嶕作儲固其鄉人也知君尤詳予特節而書之君娶張氏子男三人曰杰曰楎楎鄉貢進士曰楫楫後兄岳先七月卒曰楷出妾楊氏女二人李貴宗劉時其壻也孫男一女二銘曰

仕而食焉已升諸朝沒而殯焉不在于郊嗟哉何君名永昭

韓府儀賓曹公墓銘

維太祖高皇帝有子曰韓憲王王有子曰襄陵莊穆王
王有女曰清澗縣主主長而甚賢王竒愛之為擇佳配
公時年十六以從母之夫陳公傑為平凉守自吳中往
視之他日王適見公察其可妻也使人言于陳其夫婦
重違王意卒諾之已而資遣之入京誥授儀賓階亞中
大夫仍賜章服鞍馬而歸鄉人以為榮公諱珙字仲璜
姓曹氏世家蘇之吳縣為人俊偉豪爽無齷齪態人多
樂與之交然或不當其意雖顯要者亦蔑視之好面斥

人過尤能分辨曲直言出人亦無不服者身雖處富貴未嘗一日忘其故土見吳人與語輒流涕而所以接遇之必厚以父母早世嘗迎其兄瑒事之甚謹兄没撫其遺孤若已子然其平生蓋如此以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享年五十有七子男四人長銘為縣主出以軍功授官服次鉞次錡次銓女三人長適平涼衛千户張英餘未行孫男二人長澄郡庠生次淵女四人於是銘來告哀朝廷為遣官賜祭將以卒之又明年甲辰十

一月壬寅日葬于平凉縣由延里之原以予其郡人也
奉御醫周原已之狀泣拜請銘銘曰
孰謂吳産而為韓人迨其中身生子長孫坐上雄豪灑
然襟度雖不驕盈足以銘墓

亡弟原輝墓誌銘

嗚呼原輝果棄我而逝耶悲夫初原輝病少愈欲來京
師視予或止之不顧曰吾必一視吾兄竟來予見之驚
喜甚然竊憂焉留四月還相與痛哭而别至家僅五月

而病劇遂不可救蓋昔者不遠數千里而来其與我訣別也悲夫原輝諱宣姓吳氏世家長洲為先修撰府君之季子而吾之母弟也年十三母張安人不幸下世一旦能自謹飭居家塾依予以學凡嬉游博弈之事皆無所好也稍長每早作之城東經理舊業種樹成列鑿池環之更築屋田間為農隱計題其旁室曰拙脩因號拙脩居士而時舉杯歌晉唐人田園詩以自樂嘗曰吾有憂慮惟入園林臨水石不知其脫然以去也性孝友能

順適父兄意先府君嘗館親黨之無依者數人至原輝館之不替而長女兄寡居無子則迎養于家其仲早喪生女纔數月亟取鞠之如已出一男曰遂尚幼更撫教之至於長而成立其心之厚如此平生奉已食不求豐衣不求華惟取足而已尤不自愛往往親為勞苦之事與人處平和謙抑尊俎間相與勸酬飲輒盡醉醉則默然不亂故人皆愛而親之其娶沈氏先卒有子一人曰奕出側室顧氏女一人適徐美中其生正統三年十二

月十一日辛成化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年止四十八以是年十二月十二日葬于吳縣太平鄉花園山先塋之次予嘗與原輝約他日歸老必于東城而原輝亦曰吾當益經理其地與吾兄樂也悲夫今尚何望哉葬既有日吾何忍銘然亦不忍終無銘以暴白吾弟之為人也銘曰

父兮母兮子於是依兮尚俟其後兮吾與子同歸兮

明故昭信校尉泰州守禦千戶所百戶胡君墓

誌銘

胡之先清江人也在元有仕為萬户者曰煥章煥章生德淵國初戍守盱眙儀真等處為隊長後徙泰州生志學志學娶劉氏生君君諱倫字大經為人重厚明敏且好學畧通陰陽醫卜之說而於九數尤精少則在行伍人皆為不樂而君殊不以為意曰此吾世籍也舊制凡戍江北者歲更至京師操備及君即擐甲出門衝冒霜雪不以行役為難辭如是者凡三十年其小心守法自

裨將而上皆信之景泰初北兵既逼京師猶戒嚴方務儲粟塞下為守禦計慨然納粟六百石以例授試百户當是時君益欲以功名自奮遂從武平伯陳友往征迤西得選置帳下以資謀畫師還實授百户武平以君有贊助勞擬再論奏不果人又為公不平而公亦不以為意也既還泰州謂天下承平教其子必以文顯其子玉竟登進士第列官于朝卒如其志君性孝侍父疾久而不倦母孀居二十五年奉養備至及父母終居喪哀毁

而有禮其為人如此則所以稱於人者豈特才諝而已
以永樂甲午五月十日生成化乙巳十一月十七日卒
享年七十有二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州西九里溝之
原娶薛氏懷慶知府廣之女先卒子男五長即玉禮部
儀制清吏司主事次璉襲百戶次瑄次珍次珙女二長
適許璪先卒次適州學生李鑢孫男九曰嵩嶽巖餘未
名女九長適韓源餘尚幼儀制君將歸治葬自為狀來
請於予且曰玉忝以明經致用適與先人同品秩幸嘗

考最例不得封典甚恨願畀之銘以慰也予重違其情乃諾而銘之曰

胡在故元實為武官厥既失之家幸以完公以才諝稍自振拔賞不酬勞功薄孰閔末復于武卒顯于文甲科儀曹畀其後昆維此幽堂百世無改追榮其先亦尚有待

裕菴湯府君墓誌銘

湯府君以成化十七年正月廿二日卒既卜明年十月

廿五日葬于先塋矣其子瑄持御醫周原已之狀始來
乞銘其墓君諱濬字宗本自號裕菴翁其先常之江陰
人也後徙于蘇遂為吳縣人世勤生殖家至府君之世
而家始益大府君有兄弟八人其仕者曰渭他皆行賈
于外府君亦嘗一至京師竟歸而治生于內蓋府君善
殖産所以居積棄取得古人遺法然凡錢帛之出入估
直之上下必公必平而其為人又剛直重厚素為人所
信服當衆言交競徐出一言無不帖然以去其家既益

大而居者甚衆衣食所資婚喪所需以及賦稅所出一惟府君所區畫當是時其家處者率僮奴能協力化居而收倍蓰之息仕者有民社能守法奉公而有善最之名而府君於是乎有力於湯氏矣然府君至此自持益謹自奉益約兄弟子姪得於見聞者更相飭厲不敢為驕奢之習所謂禮生於有者及其既没而族人始悲思之夫為市交易見於易牽車服賈著於書至司馬遷作史記特為白圭猗頓立傳蓋貨殖人生日用所不能已

者推而言之其大者則可以爲國使國之財賦得其人而理之不惟可以足用而其效至於使民知禮節而俗厚矣府君曾祖曰潤卿祖曰均澤父曰善善以滑胄封大興縣知縣母曰楊氏封安人其配周氏繼徐氏王氏周出男二人曰琪曰瑄瑄以書藝進授鴻臚寺主簿女一人嫁浦文泰庶出女一人許嫁某孫男三人曰僎曰傳曰倫女二人一嫁朱廷一在室府君享年六十有八其葬在吳縣太平鄉薦福山合周氏兆銘曰

鬱然高丘是惟裕翁之墳嗟翁百年匪裕其身以殖其家以垂其子孫何以為用惟其義何以為本惟其仁何以知此吾其里人

醫師錢橘隱壽藏銘并序

吳縣西三十里有雅宜山錢氏始葬山下者曰良玉府君橘隱則府君之仲子也其名愷字伯康自號橘隱錢氏世業小兒醫其先為江都人在元有曰益者任常州醫學教諭因家焉益生元善國初以名醫徵奉詔往治

晉王子疾愈王奏留之卒葬太原元善生宗道晉府良醫正宗道生良玉太醫院醫士良玉娶高氏蘇州人也再家于蘇故今為長洲人橘隱以永樂丙申十二月十二日生自其蚤歲已傳醫業然其氣豪爽不欲以醫名居都下者數歲所交多名公奇士議論間發輒傾其坐人歲已已適有邊兵之警慨然歎曰吾生不能立功名于時至於悋惜財物視軍興缺乏不少助之可乎乃市馬若干疋上之以例被恩典之榮已而歸吳復歎曰吾

生無德澤及人惟醫吾家故業也盍終假是以施吾仁乎始出治病治輒驗每旦啓門迎致者閧然而入其多殆不能酬應而窶家子輒抱攜而來纍纍于路不絶一與診視而不責其必報其為醫善究病源而議論娓娓足以發之所處方大率持重嘗曰壯夫尚欲固本況嬰孺氣體脆弱可以峻急求乎至所治藥雖竒材貴品不卹購求往往躬自修治不付他手蓋其精如此故其醫益驗遂與其兄伯常院判齊名數十年來大江之南言

小兒醫者必曰錢氏其名浸聞中朝然橘隱既老不願
仕矣橘隱脩然長身而禮度雍容藹然有和氣少從故
禮部尚書楊公游已嘗親其德學中歲日與歸田諸老
登臨宴賞以極其樂蓋其好文尚禮則不以老而倦也
配王氏太原人世以武顯柔順温裕稱賢宗族間子男
三人曰鋼先卒曰鋭曰鈸女二人適陳儆莫益榮孫男
四人曰同文曰同倫曰同德曰同理女四人曾孫女一
人於是橘隱生七十年即雅宜先塋之次治壽藏爲二

穴異日將并王氏葬焉工畢具書及盧山陳孟英先生所述事狀來請曰幸及吾無恙時為之銘庶平生有所託而傳也予謂橘隱既不諱乎彼而復事乎此豈其猶不忘情乎死生之際耶竊惑之雖然曾子之啓手足亦欲門人知其平生而况即先人之旁異時奉其遺體而歸于是行不虧名不壞以見于地下豈特無毀傷而已是宜序而銘之銘曰

惟伯康父作此玄室鑿而築之既堅既密峯巒嶔崟泉

水清漪自我先人已藏于斯世之熙熙人之怡怡尚百歲後從而歸之

新淦縣丞顏君墓誌銘

成化丙戌春予憶赴君山游之招君迓之門甚恭命其孫涇趣治具指山而游之君年老矣導客顧甚輕健始登岸㝵峰晚過何山飲僧舍歸宿其家詰朝飯畢與客由支硎過禪關度西嶺萬松間遂入天平謁忠烈廟既乃飲白雲泉扣大小石屋望龍門而歸仍宿其家益設

酒肴樂客予憊甚欲卧未得而君貌益恭氣益爽當是時予竊窺見君之德而其壽考亦足以占之蓋歷十年為乙未歲十月十二日而君終于正寢春秋七十有五於是涇登進士第以嫡長而孤居憂于家咨其叔父所以葬大父者累然衰服拜于門出其同年徐仲山所為狀以墓銘請君諱璋字廷用姓顧氏其先傳自北徙吳莫知其世曾祖均仕元為康州知州祖仁平江路達嚕噶齊父希誠母呂氏君娶卜氏繼顧氏子男三人曰鎡

早卒曰錤曰鎰女四人適湯銘陳瑾顧榮其一在室孫男三人曰涇曰渭曰深女四人曾孫男女各一人以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君于吳縣何山之原君少以宦家子知學問稍長推擇為縣吏已能立名行縣中人稱之及上吏曹給事如例授安福縣丞再歲丁外艱服除改上饒俄又丁內艱服除改新淦在安福時縣有豪猾數持吏短長及發民陰私以射利君始至知之召置庭下數其罪遣去其人懼而止縣遂以寧新淦為江

西劇縣素號難治縣官率不久罷君有幹局愈以勤慎自持仕竟滿考嘗掌二税見民有鬻兒償官者歎曰此豈得已者乎吾爲民父母而使民至此奚以我爲遂以俸代償之自是益留意民隱其心之厚如此故所至去任民輒挽留之既去輒思之君縣丞既九載例得遷官曰吾獨不知止乎即具疏請致其事歸時年始六十云君歸日以教子孫爲事或時循壟畮課農業與耕夫伍無嫌也因自稱稼軒老人性尤喜山水勝日尋佳處登

臨游泛竟日忘返其樂有人所不及知者君偉儀觀美鬚髯而莊重詳雅能起人敬才既不盡用世然晚見其孫取科第貴顯于時論者謂其德澤之及後人者深且長矣銘曰

維古發身不拘一隅在漢名臣刀筆簿書顧君之才與崔子俱予不負丞而丞負予相彼小人有出無處以官為家疇曰歸歟車攻維工孰始匪輿樂奏維韺孰終匪囿凡物且然而人弗如師峰之下有舊田廬奉身而退

庶保令譽昔所抱孫焜燿朝䄵脩然考終世等敝帚執

訃縣氓來挽喪車百世尸祝桐鄉之墟

家藏集卷六十一